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特点

王铭铭

总的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类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对资本主义提出理论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挑战。因此，他们所阐述的理论，重在对决定人类全史的基本动力的论证、对历史进程的总序列的描绘以及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对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发生了一些影响。从直接的效果看，它是现代新进化论人类学、英法马克思主义结构人类学和苏联、中国民族学、考古学的源头。目前，我们能称之为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人类学，所包容的东西很多。这给我们在如何界定“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这个问题上，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从如下几个方面，我们仍然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基本特征。

第一，正如我们上面已经讲过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十分重视对人类全史及人类文化史的动力的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一大特点。“变迁”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中，被看成是绝对的。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运动是绝对的，而静止只是相对存在的，因此，导致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特别重视对社会—文化的绝对变动及其动力的研究。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学理论的有关论述中，早已阐述得十分鲜明。即使当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历史”的观念仍然起相当大的作用。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人类学的影响，从其本质上讲，主要体现在

历史观的冲击力上面。

第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一种辩证法的人类学。在解释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因同时，马克思主义采用的基本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就是认为，社会—文化变迁主要是由于社会内部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动引起的。但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并非采用“庸俗唯物主义”的教条看法，而是采用一种较为灵活的辩证态度。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者看来，社会—文化变迁虽是主要根源于社会内部“基础”的变动，但也不排除社会—文化之间外部接触(涵化)以及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许多研究中，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实际采用的是，一种对“基础”之外的因素给予特别关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这种辩证特点，不仅体现在解释历史的动因上，还体现在对人类本性及社会本质的看法上。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生活不仅是对个体的人的生存需要的满足，而且这种生活及其满足的过程还是一种社会性的。换言之，资产阶级对人类自私本性的过份强调，实质上是把人异化了。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反对忽视人的生物本性的倾向。因此，在论述到人类的理想未来——共产主义时，它把这个未来的实现，看成是人的自然本性的解放。

第三，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人类史和文化相对论的结合。由于马克思主义中辩证原则的存在，因此，在探讨人类文化史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者也采用历史方法与人类学文化相对论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态度。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也早已有明确的体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并不是一种单线的、简单化的进化原则的实现，而是对人类历史的一种客观观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学的论述，常常被人误解为对19世纪古典进化论的直接承袭以及社会进化框架的创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一种偏见。实际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不仅探

讨了人类的过去的模式，还探讨了在不同环境和文化传统之下，社会运作的特点。他们及他们的追随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广泛探讨，充分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中，相对论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第四，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整体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决定论的辩证统一。一般而言，在研究社会时，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把社会整体分析为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存在和意识形态，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层次。这似乎与人类学传统上的“整体论”是相矛盾的。并且，许多人类学家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学中的引进，视为“冲突论”对于“一体化论”的补充。实际上，这种阵营上的划分是不必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早已包含了整体论和分析法这两种方法论因素。马克思主义划分“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为了批判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并为社会分析提供有效的工具。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整体论的否定。相反，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认识社会的运作。其次，在探讨“亚细亚生产方式”时，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者早已注意到“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一体化问题了。法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戈德里埃的经济人类学中，对家族制度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组织及规范)双层作用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第五，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应结合宏观的人类史探讨和微观的社会研究。应该承认，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著作中，人类的宏观历史占有最显要的地位，而细微的、对个别社会或社区的分析观察则处于次要地位。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类学论述的这一特点，反映了历史时期中，总的理论建设和当时革命实践的需要。但这并不说明马克思主义忽视或反对对小型社区的研究，而只能说明当时资料和方法论的局限性。如果当时有更多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的话，那么马克思的人类学

笔记中一定会给予它一席地位的。20年代后，人类学的实地研究方法得以大踏步的前进，这给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我们应加以吸收和发扬。

第六，尊重人民的意识和愿望。有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探讨人类生活有关问题时，采用主观的方法，把人类历史分为“低级”和“高级”、“落后”和“进步”等阶段，因而，对某些“低等民族”和一般民众产生鄙视的看法。当然应该承认，在一些庸俗化的、机械化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著作中，这一特点是不可否认的。肤浅的、简单的进化论，曾经使我们的研究趋向于主观。更甚者，使我们对人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一些错误的看法。例如，纯粹用“落后”、“封建”这种充满批判性、斗争性的字眼，来看待人民生活中一些传统的因素，而忽视了这些因素的现实作用。这曾在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中，占相当显要的地位。我们认为，马克思人类学的研究，应复归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众意识和愿望的尊重上。而在这一方面，人类学方法可以有很大的贡献。19世纪之后，尤其是20世纪中叶，人类学发展了一套重视文化主位研究(emic)的方法，主张研究被研究者本身的想法。这种研究态度与参与观察法相结合，使人类学成为一门重视人民意识的学科，克服了19世纪人类学的主观性弊病。这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应该吸收的东西。

第七，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它同时具有理论上的科学性和实践上的革命性。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特点，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引伸和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人类学时，一方面应重视学科理论的建设 and 科学资料的收集，另一方面应重视把所研究的东西、所得出的规律，应用到实践中去。换言之，我们既要重视一般人类学的研究，又要重视应用人类学。但是，在进行应用人类学的探讨和实践时，一定要牢

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一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切忌从主观出发，急于求成，以致于未实行科学研究、先进行应用这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同时，在实施应用人类学时，要根据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原则，尊重人民的意识和价值观，避免做违反人民利益的事。这就是应用人类学的唯一道德准则。在西方，应用人类学曾为殖民政策服务，现在除为政府服务之外，还为某些资本家的商业扩张服务。但也有一些人类学家，苦心经营，试图为人民生活服务。我们应汲取西方应用人类学的优点，同时也应摒弃它的阶级特性，使应用人类学成为一个为人民生活负责、为人民谋福利的人类学分支学科。

以上，我们从七个方面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特点。从定义上看，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就是用发展的眼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社会哲学)原理，所进行的人类学研究和所产生的人类学理论和实践成果。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重视对人类全史的研究，主张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社会—文化变迁。在方法论上，它是历史方法与共时性研究方法(文化相对论、结构—功能论、结构分析)的结合。在解释社会的本质时，采用“冲突论”和“整体论”相结合的办法。虽然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全史的研究，并且理论性特别强，但是它同时还认为对小型社区的深入考察，是科学研究所必须的，并且主张人类学应有革命的实践性。

试论德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和理论

张江华

一 欧洲影视人类学发展的窗口

德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但又是一个十分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国家。全德国土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人口7776万，其中94%为德意志民族，其余为外国移民。德意志民族国家形成以前，分散在德国各地的居民是具有原始部族痕迹的法兰克人、萨克森人、巴代利亚人和施瓦本人等。他们长时间各自处于小邦分治的社会里。封建制度灭亡后，为适应历史遗留下来的分治状态，统一的德国国家政体实行了联邦制。虽然各地都是以德意志民族为主，仍存在地区的差异，各自形成有地区特色的历史文化中心；从而为德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德国的影视人类学家们很重视对本土传统文化的调查研究和拍摄。仅保留在格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有关本国的人类学影片，已编入该所1983年刊印的《人类学影片》(欧洲专集)目录中，就有120部之多(其中合并前的联邦德国117部，民主德国3部)。凡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传统的物质生产、生活和民间信仰、习俗和活动，都已摄入电影和电视中。然后他们将镜头转向欧洲各国，进一步扩展到海外那些有独特传统文化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德国的经济实力雄厚，对于将影视技术应用于人类学及其它社会科学的研究方面，有很大的资金投入，而且从事影视人类学